

施力仁

文/朱凡 摄影/董林 图/铸造美术馆

铸造者

雕塑对他而言，深入骨血
手掌摩挲，对于生灵的亲近与敬畏矛盾交织
面对铸造的坚持，偏执而孤独
他是铸造者，更是坚守者





《台湾土狗》98×86×25cm 铜 2014

施力仁，一个铸造者，他与铸造有着本能的缘分。作为画廊主、策展人，在层层身份的包裹之下，内在从未停止的是：关于雕塑的燃烧。或许，是以画廊为引，很多国际雕塑大师的作品经施力仁介绍入中国，他对国内外的铸造厂有着一种亲切的熟悉感。2005年，施力仁在北京选择空间，经过了三年时间的冲刷，他将原本废弃的铸造厂房改建成为美术馆，并拒绝了个人化的命名方式，而称其为“铸造美术馆”。

生灵的敬畏

施力仁的雕塑中，主角是动物。他对生灵有一种亲切感，同样带有敬畏之心。面对作品，他轻轻拍拍，并用手掌摩挲，这种不经意的动作早已成为他的习惯，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体的尊重。这种平等的视角或许成为了施力仁与其他雕塑艺术家的差异，没有宏大议题的支撑，也没有造物者的荣光，在他的雕塑中，富有着生命的张力，且温情荡漾。施力仁最早的雕塑创作就是以狗为题材，以雕塑的方式描述作为家庭

成员的狗，或是自己养的土狗，或是太太的泰迪，这使得施力仁的雕塑创作从初就与家庭观念与细腻的情感联结密不可分。当然，犀牛是施力仁的绝对母题，作为传统文化中祥兽麒麟的现实存在，犀牛一直是重要的物象象征，与传统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最开始的犀牛老爸，到犀牛一家，其雕塑创作中最早的延伸便从家庭开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家庭的重视，被施力仁以当下的方式移植进入雕塑作品之中，在细微的形态变化中，寻找犀牛的表情，犀牛老爸的敦实与威严、犀牛老妈的温柔、犀牛小子的少年冲劲，在表情、体态、动势中被塑造得熠熠动人。恰恰在这种温情的拟人化表述中，施力仁投入的早已不单单是雕塑的技法与概念，而是绵长的情感。

细节的丰沛

在对于犀牛的讲述中，细节成为了铸造的核心。少时的施力仁是哈雷族，那些对于速度的追求，从豹的雕塑尝试中迁移至犀牛的创作之中。



《金牛犀牛》880×220×458cm 不锈钢 2013



《冲向胜利》450×200×160cm 铜 2010

哈雷金刚以动物之形态，刻画了力量与速度之美感的精髓。而金刚犀牛，则更为完整的贯彻了施力仁对于犀牛的理解，将其穿上铠甲，以工业化的全副武装，在块面化的拼接之中，以铆钉相连，几何结构的叠加和金属光泽的变化，形成未来主义的机械表达，铆钉上最初出厂的编码被保留，而铠甲之中的金属表面却有意处理成为部分擦痕，完整与打破相对，而铠甲和铆钉本身也作为古代传统力量与工业文明的指代，其中暗藏着对当下社会工业产品形态的反思。

面对丰沛的细节，系列之间的跳跃并不影响犀牛的整体性构成。在不同的系列中，内在贯穿是对犀牛角、背部、尾巴的塑造，这种统一的体态贯连了作品的连续性。古语云，“心有灵犀一点通”。施力仁将犀牛角的比例夸大，并且向上高高扬起，这与其最爱的手势一样——举起大拇指。在每个犀牛角上，都勾画着指纹的图案。“这不是我的指纹，也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所有人。”这承载了其在博爱之中所希望传递的、

向上的力量。而犀角使用钛合金材料的拼接，在未来与科技化的同时，与当下发生关联，强化其内在文化指向。施力仁将犀牛背设计成两个三角形背脊，称之为“麒麟背”，将犀牛圆润的外形构建得更具建筑性，而三角形微微倾斜的角度则赋予犀牛运动的速度，将物本身的张力通过细节彰显。同时将法器金刚杵的形制引申为尾巴，选择高高扬起的角度，成为面对这个纷扰世界时对正义的定力。

可触的对话

施力仁对于材质有着自己的坚持方式。对于当下雕塑创作所使用的玻璃钢等，他保持警惕的距离，单纯的光亮所带来的吸引并非是其关注的。紫铜、锻钢、铸铁等材质成为他的选择，显得更有温度和力量。材质成为了与题材变化的呼应者。温润的紫铜、随时间变化的铸铁，这种在



《金钢犀牛》880×220×458cm 紫铜 2014



时间长度中更加愈久弥新的材质，也与传统有着更为深层的关联。从早期的创作开始，施力仁就强调在作品中加入时间的概念，痕迹本身恰恰由铜铁在空气中的暴露完成，源自最本初自然的记录，成为雕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也暗藏着施力仁对于作品长久流传的意愿。施力仁强调观者与作品的接触，那些需要保持安全距离的生冷并非是其所关注的，在对于手感的强调之中，观者在每次的触摸与亲近中，方可真正感受到新的对话关系。这种对于触感的追求，或许与其最开始雕塑创作的语境相关。在台湾画廊坐镇时，经营之余，施力仁开始自我对于艺术的讨论，处于一种随时被打断的环境之中，最终从绘画转向雕塑，油

土、泥巴成为了其雕塑的开始，在片刻不停的揉捏和挤压中，其对于触感的接纳与眷恋，从最初延续至今。看过了大块头的犀牛之后，那些随手捏制的小犀牛雕塑，更带有文人雅致的诗意，在看似随意的塑造中，回归对于雕塑的本心，或许这更能表现施力仁对于触感的认知。

写实的敦厚

施力仁对于犀牛的描述，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时空中行走。既遵从了犀牛自身的体态特征，在现实之中，携带一种原始的力量与冲动，在自然主

义的力与美中间形成对传统的追溯。其看似写实的表达之中，一次又一次的塑造中，解构与重建从未停止。在对犀牛的表达上，施力仁不单单放大了生物固有的比例，更是多以群落和体量巨大的姿态呈现，形成了对于空间强有力的占有。从北京的犀牛广场、上海静安公园的犀牛家族、台湾的犀牛生态园、台北信义区指向101的“金钢犀牛”，犀牛敦实的形象本身，与雕塑的体量相呼应，形成了不同城市空间中的地标。而其材料本身的特征，使得雕塑本体具有与外部环境对话的主动。金属的光亮在光线之中，与自然抑或都市环境形成互动，雕塑中成景，在人侵性极强的体例之下，存在柔软的边缘，相映相映。

在创作中，施力仁保持对于逻辑的切换，与外部可见的几何主义及未来主义的加入不同，金钢兽首则是其对于构建犀牛形态的完整性之外的尝试。他参照圆明园兽首的形制，将犀牛的局部特征放大，以一种片段化的非完整叙述方式将犀牛表达得更为淋漓，延展迁移，内在蕴含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感。金钢兽首嵌于墙中之上，在安静中，呈不怒自威之势。中国传统文明，成为其内敛的脉络，隐于其创作之中。这也源自题材与创作本身的痴缠，传统与当下的语境紧密连接，而不至形成刻意对传统精神的生硬回应。



《铜墙铁壁》108×210×40cm 铁、不锈钢 2013

母题的寻根

很多人称施力仁为“犀牛老爹”。难免，有人会质疑，在对同一题材的反复讨论过程中，如何求变。曾问过施力仁，在对犀牛的不断创作过程中，是否感受到重复的压力或迷惑，他的回答是坚定的否定。犀牛之中，有着太多可以寻找及讨论的深度，远没到尽头。施力仁从未感受到枯燥，甚至依旧兴致勃勃。他已经不单单在雕塑的语境中建立变化，而是更深层地从历史、文化的多样角度对犀牛这一概念进行梳理与重建。《墨子·公输篇》“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山海经·中山经》“岷山其兽多犀象”，这是历史文本的记录，而商代小臣盂犀尊、战国错金云纹铜犀尊等，更是时间中的遗存。施力仁以严谨治学的方式，寻找犀牛的古老含义，在当下快消费的时代之中，这态度本身成为一种重要。犀牛形象之中那笨重的质朴，似乎又是其他动物不能轻易取代的。其在传统文本中的繁盛与最终在地域上的灭绝，更是蕴含了施力仁对于自然生态的反思。而对犀牛母题本身的文化研究，反哺了其在雕塑创作中的激情。从犀牛老爸的郑重开始，作为父亲的自喻，或是从哈雷金刚身上寻找年轻的迷恋速度的激情，或许，施力仁寻找的从不仅仅是犀牛——作为雕塑的母题，而是他内心深处的自我。

偏执的坚持

2011年，北京落了一场大雪，皑皑白雪覆盖在铸造美术馆的犀牛雕塑之上，坐在美术馆门口，施力仁哭了，那一刻的他想念远在台湾的家人，感受到孤独，这不单单是生活上的，更是作为创作者感受到的无助。时隔多年，施力仁在对话中描述这个场景时，仍然有些动容，尽管声音依旧坚定有力。虽然不曾回答，但雪中落泪的施力仁想必有过放弃的念头，唯一确定的是，他从未真正放弃过。

2014年，施力仁迎来了60岁耳顺之年，这也是他来到北京的第十个年头。在铸造美术馆落日的阳光中，金钢犀牛的光芒散落了一地，记忆中的依旧是坐在犀牛下的对话，以及那个矫健攀上雕塑的施力仁。毫无疑问，施力仁是偏执的，在他与犀牛的角力中，没有偏执是无法实施的。恰恰是这样坚守的力量，令人动容。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犀牛，以一如既往的敦实与骄傲，完成生存的呼吸，陪伴着施力仁的创作。





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金牛犀牛
2011年
2011年

《金牛犀牛》880×220×458cm 不锈钢 2011 中国银行台湾总部-克缇集团广场